



新舊建共融 沙田友重情

瀝源邨見證老區人情 馬鞍山帶動新興活力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何寶儀）沙田區屬上世紀70年代發展的香港首代新市鎮。現年78歲的譚女士，1976年由港島遷入沙田瀝源邨，是首批瀝源居民。她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，香港回歸20年來，沙田市中心的數個商場內的商店愈來愈高檔次，人流亦愈來愈多，發展非常快，小店則不敵貴租，由新城市廣場遷至旁邊的沙田中心、希爾頓中心及好運中心。難得的是瀝源邨內老店依舊，小店林立，服務基層街坊。

回歸20年來，沙田發展迅速，2004年通車的港鐵馬鞍山線更貫穿沙田與馬鞍山，使沙田的發展伸延更遠，區內的新舊社區生態截然不同，卻融會貫通。同時，沙田區居民顯著上升。根據統計處數字，1996年區內有58萬人口，但去年已增至66萬，位列全港各區之首。

瀝源邨擁有逾40年歷史，是沙田區最早的公共屋邨，見證沙田市中心的興起。沙田齊集新舊住宅、工業邨、商業地帶及知名的沙田馬場。沙田市中心由數座大型商場組成，相互連接，衣食住行包羅萬有。不過，與新城市廣場僅5分鐘路程的瀝源邨，卻別有一番面貌。

譚女士表示，自入伙至今，一些老店不曾易手，「那時商戶要入標也要花上五六萬元，即使現在由領展管理，其租金也較同區其他地方及部分屋邨便宜。」她補充，只要該些老店繼續經營，業主不可大幅加租，租金較同區的屋邨低約20%。

老街坊活見證 舊社區鄰里親

雖年近八旬，譚女士仍堅持港人的拚搏精神，擔任該區區議員黃宇翰的助理。她與社區結下不解之緣，源自昔日的經歷，「剛入伙時，四處荒蕪，大廈連大門亦欠奉。」她指為了改善治安而加入居民互委會，晚間輪流巡邏。待兩名女兒自立後，20年前由全職家庭主婦搖身一變，成為議員助理。

區議員黃宇翰的外祖母亦是瀝源邨居民，他則住在毗鄰的禾輦邨。他指出，沙田市中心面臨老化，以瀝源邨及沙角邨的居民年紀較大。以往區內的青少年中心逐漸轉為老人中心，單是瀝源邨內已有3家，每3人便有1人為年逾60歲。他續說，舊屋邨有濃濃的人情味，鄰里關係密切，鄰居為他人看管小朋友，「我沒有想過，亦不願意搬離沙田，區內的空氣、環境及交通也很好，很多沙田居民住開便不想搬走。」

說起沙田的發展變化，黃宇翰指，要數馬鞍山變化較大。馬鞍山雖是沙田的一部分，但起步較遲，至上世紀80年代才大力發展，充滿嶄新的樓宇及住宅。馬鞍山屬第三代新市鎮，首條公共屋邨恆安邨於1988年才正式入伙，市中心由天橋連接起來的大型商場及多個近年新落成的屋苑組成，近年更不斷擴張，政府於1998年完成馬鞍山發展計劃，在西沙路及馬鞍山以西填海獲得33公頃土地。

鐵路貫通沙馬 人口互通社區

數到區內的大事件，不得不提2004年12月21日馬鐵通車，由大圍站通往烏溪沙，進一步改善馬鞍山一帶的交通。馬鐵通車首年的載客量每日已約20萬人次，成為區內最重要的交通樞紐，區內人口亦漸漸由昔日的沙田市中心移至馬鞍山，現時區內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於馬鞍山。馬鐵今年又迎來轉變，將由以往的4卡車廂增至8卡，料載客量可提升一倍。

於80年代末由沙田遷入馬鞍山耀安邨的區議員李世榮亦表示，回歸後馬鞍山發展步伐加快，尤其在馬鐵通車後，多了鐵路，吸引更多人口聚居。雖然馬鞍山的居民較為年輕，但於80年代遷入的首批居民已開始出現老化現象，形成幼稚園學額競爭大，亦欠缺安老院等長者設施，「區內很少安老院，長者要去安老院一般要到沙田、大埔及北區等地。」

有指馬鞍山的發展不及沙田多元化，李世榮認為，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出生率較高，住屋需求量大，馬鞍山因而集中興建住宅。他續說，以往區內人口較少，可依賴沙田市中心，但現時馬鞍山人口急升，有需要興建設施形成小社區。



馬鞍山的人回結構及建築均較沙田市中心年輕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

聚首城門河 連繫街坊情

城門河是沙田區內最著名的河道，以大圍作起點，貫穿火炭及沙田區，流入吐露港。城門河除了供沙田區排洪之用，更是沙田區居民的康樂活動場地，有居民划艇、釣魚及踏單車等，當中端午節到城門河兩岸觀賞龍舟賽事，更是每年的重頭節目。

城門河全長7公里、闊200米，充滿活力的城門河昔日亦有黑暗的歲月。上世紀80年代，大量工業污水、禽畜廢物及非法接駁污水渠的污水流入城門河，令河床不斷積聚污染沉積物，嚴重污染水質，河面呈現黑色，發出陣陣臭味，猶如一條死河。雖然政府於上世紀90年代推行《水污染管制條例》，但河床仍然積聚不少沉積物。政府在千禧年代進一步改善其水質，環保署以含氧化學溶劑注入沉積物，消除臭味，同時加快沉積物中有機污染物的分解程序，並挖掘香港體育學院至文禮閣一段的城門河河床，清除大量污染沉積物，改善臭味問題。

如今，城門河已是街坊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，更是沙田區的代表。連沙田的區徽亦反映出該河道，圖案中間被挖空的線條象徵城門河，亦是「沙」字中水字部的象形文字。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



譚女士（左）與沙田區區議員黃宇翰均認為沙田老屋邨充滿濃厚的人情味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

元祖冬菇亭麵家 關愛長者人情濃

位於沙田瀝源邨一角的盛記麵家，除了是區內最老的食肆之一，更是地道的熟食亭（俗稱「冬菇亭」）的始祖、第一代的熟食中心。第三代掌舵人張文強（B哥）生於沙田，多年來守着盛記並熱愛社區，「我最喜歡沙田，沙田區居民溫順，罪案率低，有醫院、旅遊景點、工業區及商業區，威爾斯親王醫院的皮膚科更是世界知名的。」

屹立瀝源六旬 朝賣麵晚圍爐

為了滿足基層市民的日常所需，上世紀70年代興建的公共屋邨均設有熟食亭，為居民提供廉價且可負擔的食物。隨着時代的更替，近年不少「冬菇亭」相繼結業，單是區內顯徑邨的3家食肆已先後結業；沙角邨的「冬菇亭」亦將面臨租滿。

不過，較「冬菇亭」更老字號的盛記卻頑強地活下來。1956年開業的

盛記，由沙田墟的大排檔遷至全新界首條公共屋邨瀝源邨的熟食中心，更成為後來「冬菇亭」的參考對象。

盛記位置較隱蔽，仍能吸引大批街坊及區外人光顧，日間出售潮式麵食，晚間則化身成火鍋店。盛記地方寬敞，並安裝了冷氣，讓食客在盛夏亦感到舒適，東主亦善用廢物，重新做成獨特的裝飾，看不出是老派的食肆，更不像一般的「冬菇亭」。B哥坦言，盛記曾瀕臨倒閉，沒有錢還給供應商，「試過一天賣不夠100碗麵，那時夏天還沒有冷氣，沒有人來食，我光是站着也冒汗。」

堅持服務基層 積極投入社區

與不少熟食亭一樣，盛記面對屋邨人口老化及設備殘舊的挑戰。2008年，當時熟食中心的業主由房署易手成領匯（現稱領展），盛記要以一間店頂下6間店的舖位，經營成本大增。張文強坦言，若只靠



張文強多年來樂於行善，每逢農曆十六日，便會免費請長者食麵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

賣麵，不足以維持成本，但考慮到瀝源邨的基層及人口老化，居民亦無法負擔高消費的菜式。他堅持日間維持30元、40元的麵食及中菜，一如以往服務基層街坊，晚上則經營火鍋店吸引區外的年輕一族，拉上補下才得以經營至今。

生於斯，長於斯。張文強說，看着沙田墟從只有2萬人發展至現時近70萬人口，在盛記能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味，服務老屋邨。盛記積極投入社區服務，每月的農曆十六日便會免費請長者吃麵。

愈接觸得多長者，張文強愈有感區內長者的艱苦，遂與義工隊合作，開

始為長者義剪頭髮及義賣麵。他表示，倘向大型供應商入貨，成本雖可再壓低一點，但仍堅持與小店合作，讓小店互惠，「不想每事以利益行先，應互相幫助及分享。」

無懼世事變改 還是愈難愈愛

「一碗熟麵，成就五十年的愛與夢。」這是盛記麵家的座右銘，鼓勵B哥堅持做下去。B哥感恩地說，盛記能延續至今已已是奇跡。

看着「冬菇亭」買少見少，他坦言，隨時代轉變，「冬菇亭」終會被淘汰，希望能堅持到瀝源邨重建的一天。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

回首礦業奮鬥史 「工二代」力促保育

馬鞍山新市鎮驟看住宅林立，處處是先進新淨的設施，但市中心外，卻藏了馬鞍山的歷史——礦山遺址及數條礦村。回歸20年，礦工後代黃子廣致力爭取保育礦山，由零開始，冀開拓成為生態

旅遊的景點，讓後人加深認識本地礦工的艱苦歲月。

見證興衰 見盡辛酸

馬鞍山郊野公園附近藏着舊礦山，以礦山衍生的數條礦工及其家屬居住的礦村。區內的礦場活動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紀初至50年代初，馬鞍山礦場開始大規模產出鐵，曾是東南亞數一數二的大礦場，全盛時期吸引3,000名礦工工作，養活上萬名家眷，卻於1976年突宣佈結業。隨着礦場的結束，昔日輝煌的礦村不復見，現時只剩下數百人聚居。



黃子廣與礦洞遺址合照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

69歲的黃子廣在馬鞍山村土生土長，人稱「廣叔」，是礦工第二代。他祖籍陝西，其父在日軍侵華時逃難來港，成為礦工的帶工，自小見盡礦工的辛酸。他憶述有次數名礦工坐在運礦車上準備出洞口時，纜索突斷裂，礦工與礦石一同急速下墜，兩名可憐人身首異處。

倡「礦遺」建園 辦生態遊蹤

他指出，上世紀70年代的馬鞍山仍是一片荒野嶺及爛地，眨眼已成現代化的社區，「那時沒有街燈、行人路及水喉，我們仍然要擔水。」他表示，昔日沙田市中心要坐船到馬料水，如今馬路四通八達之餘，更有貫穿沙田及馬鞍山的馬鐵。

回歸20年間，他醉心於保育礦山，爭取把遺址發展成礦山公園，

加裝升降機及扶手電梯，開放礦洞讓公眾參觀，舉辦礦洞之旅。

作為馬鞍山的老居民，他自豪地說，該區擁有多種不同的地質，「是香港地質學的寶庫，有水晶凝石、大理石及鐵礦等。」

回首保育之路，礦村的部分建築群被評為二級及三級歷史建築，包括信義會恩光堂及天主堂（聖若瑟堂）建築群。黃子廣坦言，近年本港的保育工作倒退，因土地不足的問題，更以紅樓為例，但凡提到保育，業主均傾向清拆。相反，他讚揚內地的保育工作較完善，國家願意投放資源，更有適當的法規保障歷史建築，認為香港應以內地為榜樣，發展保育及生態旅遊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